

卓如著

福建现代作家传记丛书 ● 冰心传

海峡文艺出版社

K825.6/194

卓如著

福建现代作家传记丛书 ● 冰心传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新登字 05 号

冰 心 传

——福建现代作家传记丛书

卓如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省第二新华厂排版

福建省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三明新市中路 70 号 邮编: 365001)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1.25 印张 4 插页 250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640-083-4

I·978 定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冰心



1925 年暑期摄于美国
绮色佳



1929 年 6 月 15 日结
婚时摄于燕京大学临湖轩



1938 年夏，合家摄于燕京大
学燕南园



1980 年 12 月摄



1989 年 7 月，冰心和艾青在冰心
文学生涯七十年展览会上，左一为杨
犁，左三为吴平

目 录

1	萌芽于绿色之乡	(1)
2	大海的女儿	(6)
3	冰雪聪明的学子	(16)
4	生命的风帆	(25)
5	犁下风光	(31)
6	贝满中斋	(36)
7	战胜者的厄运	(42)
8	风雷中的雏燕	(48)
9	初升的星辰	(54)
10	纯真的心	(64)
11	“为人生的艺术”	(73)
12	烦闷	(84)
13	闪烁的繁星	(90)
14	开启学术之门的金钥匙	(96)
15	横海飘游	(101)
16	“约翰，我对不起你”	(108)
17	初到美国的日子	(116)
18	游息于山巅水涯	(123)
19	慰冰湖畔的“湖社”	(131)
20	青春，是甜美的！	(136)

21	燕园晨曲·····	(145)
22	构筑温馨的“爱巢”·····	(155)
23	像梦境一样的绮丽·····	(164)
24	“我是受过你们欺负的”·····	(170)
25	芦沟桥的炮声·····	(183)
26	春城“三剑客”·····	(190)
27	战时的陪都·····	(200)
28	“关于女人”·····	(208)
29	沸腾的山城·····	(214)
30	劫后的重逢·····	(218)
31	进入红门的第一位女教授·····	(230)
32	有谁知道她呢?·····	(236)
33	春天在云中微笑·····	(245)
34	中南海的灯光·····	(250)
35	光明快乐的化身·····	(255)
36	三千串芬香的花环·····	(264)
37	第一次当选人大代表·····	(273)
38	和平的使者·····	(281)
39	“近乡情更切”·····	(296)
40	“心中鼓荡着万斛热泉”·····	(306)
41	从三门峡到黄土岗·····	(313)
42	迷惘和痛苦·····	(328)
43	“生命从八十岁开始”·····	(340)
	后 记·····	(357)

1 萌芽于绿色之乡

郁郁葱葱的高大榕树覆盖着东海之滨的古老城池，绚丽得像一块绿色的宝石。“烟雨偏宜晴更好”的西湖渺渺烟波，点缀其间，益发显出光华绰约的丰采，鼎足而立的三山，东西相映的塔影，增添了苍劲雄伟的气象。这种灵毓秀之地，古往今来，英才间出，冰心，就是出生在这个绿色之乡的榕城。

1900年（庚子，清光绪二十六年）10月5日（农历闰八月十二日），夜幕笼罩大地，万籁俱寂，只有天空中皎洁的月光，抚慰着漫步梦乡的人们。子夜时分，隆普营谢家宅子里，突然传出了呱呱的哭声，打破了夜空的沉静，一个宁馨的婴儿坠地了。祖父谢奎恩（子修）兴奋地说：；园里今年第一次开了三蒂莲花，我们谢家今年添了三个女孩子，应了花瑞。说得合家欢腾起来。

婴儿出生的第三天，按照福州的传统风俗，给小孩子做“三旦”，内亲外戚，齐来庆贺。舅家送来了衣帽、摇篮、被帐等礼物。在迷信风行的年代，祖父也拿着新生的孙女的八字去算命，算命先生说：“八字里带着文昌星，可惜是个女孩子，否则准做翰林。”因为八字里缺火，二伯父谢葆珪（穆如）按照谢家女孩子的排行，取名婉莹。因为上面有堂姐婉珠、婉榕、婉聪，伯叔母称婉莹为四妹。

小婉莹是母亲心田里开出的花。她的母亲杨福慈，十九岁嫁到谢家，夫妻感情很好。只是头两胎生了两个儿子，没几天就夭折了。她盼望生个女儿，长大能帮助她看顾弟妹，温柔，体贴，分担忧愁。就在母亲的热切期待之中，女儿诞生了。满月时，母亲

给小婉莹穿上舅母送的小红绸子的衣服，戴着青缎沿边的大红帽，小心翼翼地抱到大厅堂。秋阳照射着天井，映亮了半壁厅堂，一大家人把笑盈盈的母亲围了起来，看着小婉莹长得丰满红润的面庞，交口称赞。有的拉着她白嫩的小手，轻轻地抚摸着，有的从刚刚弥月的孩子脸上，发现她那明亮的眼睛特别像她的父亲。

这时，父亲谢葆璋（镜如）还在遥远的北方，驾着军舰，巡行在祖国的大海上呢！

谢葆璋是早期的中国海军军官，他的海上生涯同清末维新派思想家、著名的翻译家严复有着密切的关系。

严复，最初名传初。福建侯官县人。1866年，船政大臣沈葆楨创办了船政学堂，严复以第一名录取。五年后，以最优等的成绩毕业。派遣到英国留学。毕业回国后，充任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的教习（教官）。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紫竹林设立北洋水师学堂。调严复为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创办之始，招生很感困难，投考的“或资质平庸，或年纪过大，终少出色之才”。严复回到福州府城招收学生。

福州有个光禄坊，坊内建筑了一座屋宇轩昂的“道南祠”，用以祭祀宋儒杨时、朱熹。谢銓恩就在道南祠内开设书馆，授徒为业。他的三个儿子都在馆内就学。

严复来到道南祠，在一班学子中，他看到谢銓恩的第三子谢葆璋，英俊聪颖，年龄也符合招生的要求，他认为这个十七岁的青年，可以“投笔从戎。”于是给他出了一道八股的破题和一道诗题，谢葆璋很快就做出来了，严复对他应试的诗文很满意，决定收为水师学堂的学生。他勤奋学习驾驶课程。毕业时，名列第一。

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谢葆璋被提升为北洋水师右翼左营守备；光绪十八年，经李鸿章呈奏光绪，升署谢葆璋守备为

驾驶二副。

甲午海战失败以后，清政府又先后向德国购买“海容”、“海筹”、“海琛”三艘巡洋舰；向英国订购“海天”、“海圻”两舰，“海天”、“海圻”两艘姐妹舰当时算是中国最大的军舰。萨镇冰兼任“海圻”舰长，谢葆璋担任副舰长。

得知女儿出世的消息，长期在海上生活的父亲十分欣喜，他多么渴望看到新生的女儿啊！

一天邮差送来了一封厚厚的信，是婉莹的父亲寄来的。母亲欣喜地拆阅，信的大意是，“海圻”巡洋舰属于北洋水师，很难有机会开到福建的马尾港来，而上海是一个大港口，每隔一段时间，军舰总要驶到那里停泊。所以要接祖父，老姨太和婉莹母女到上海长住。信中说，已经在上海的昌寿里找好了房子……

这封信使全家活跃起来。母亲特别忙碌，要筹划行装和安置琐事。经过一番准备，1901年5月，婉莹一家从福州马尾乘轮船去上海。

可惜父亲把一家人安顿好后，又随着“海圻”巡洋舰远航了。

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比福建侯官县繁华多了。福建人到这里来做官的、经商的、做工的也不少。上海有福建同乡会，那三山会馆是祖父最喜欢去的地方，在会馆里，见到的都是同乡，可以用乡音痛痛快快地交谈。婉莹粗略懂事时，祖父就带她到三山会馆参加宴会，到跑马厅去看赛马，到最热闹的大街买糖果，玩具，这一切都给小婉莹带来极大的喜乐。

婉莹最热望的是父亲返航归来。父亲上岸休假的日子，就是她们一家欢乐的时刻。父亲平日喜欢照相，公余之暇，就让婉莹和祖父、老姨太或者跟母亲一起照相，还在家里自己冲洗、放大照片。白天父亲总不大出门，北洋水师帮统、兼任“海圻”舰管带的萨镇冰，人们尊称他为萨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派人来把

父亲叫去了。天真的婉莹有时就拉住来召唤父亲的水手，不让他走，以为这样就可以留住父亲了。水手见她伶俐可爱的情状，就故意逗她说：

“不行，不走要打屁股的！”

婉莹信以为然，认真地问：

“谁叫打？用什么打？”

“军官叫打就打，用绳子打起来就是‘一打’，‘一打’就是十二下。”

婉莹心目中的绳子就是家里捆扎东西的小细绳，就接着问：“绳子打不疼吧？”

水手就用手指比划着说：

“喝！你试试看，我们船上用的绳索粗着呢，浸透了水，打起来比棒子还疼呢？”

这一下把婉莹吓唬住了，她着急地问：

“我父亲若不回去，萨统会打他吧？”

水手摇头笑说：

“不会的，当官的顶多也就记一个过。萨统很少很少打人，你父亲也不打人，打起来也只打‘半打’，还叫用干索子。”

婉莹进一步追问：

“那就不疼了吧？”

水手解释说：

“那就好多了……”

在这纯真与稚气的对话间，谢葆璋已经换好了军装出来，水手就笑着跟在后面走了。

夏天的黄昏，父亲带着小婉莹和母亲坐马车到黄浦滩去兜风，小女孩穿着老姨太手缝的白洋纱的衣裤，沿上黑色烤绸的边，看去既凉爽又醒目，手腕和脚踝上都戴着银镯子，显得格外交净，淡

雅，路旁商店的顾客和行人，都惊叹小女孩的伶俐，啧啧称羨：“瞧，这孩子！”“瞧，这孩子！”母亲说，这是她在福州时所想望不到的，婉莹更是欢快地笑着，在她眼里，一切都是新鲜的。

“海圻”巡洋舰开到上海时，“海筹”、“海琛”、“海容”、“海天”等舰也一齐开来了。这几艘海字号巡洋舰的管带，大多数是谢葆璋的同学或同事。父亲访友时也偶尔带婉莹到这几艘军舰上去。

婉莹自幼聪颖，三岁时，大哥谢为霖（大伯父的儿子）从福建侯官县到上海报考邮政，平日无事，常带婉莹嬉戏，逗得婉莹直乐。谢为霖教她英语单词，婉莹很快就学会了。谢为霖拿起婉莹的玩具马，她立即清晰地说出 horst，谢为霖转手换成小羊，婉莹随口回答 shttp。为霖指着桌子，她不假思索地说出 table，婉莹的记忆力和发音的准确，使堂兄感到惊异。

上海的暑日，比起福州炎热得多。婉莹得了重病。父亲又在海上，母亲更加精心护理。地上铺着席子，母亲抱着小女儿在席上膝行，婉莹断断续续说着话，都不是三岁的孩子所能够说的，病中的孩子奇异的智慧，增加了母亲无名的恐怖，母亲在焦急中打电报给父亲，说她在身体和灵魂上都已不能再支持。随后，忽然来了一阵大风雨，深忧的母亲，重病的女儿，疲乏的乳母，都沉沉地睡了一大觉，这一番风雨，把年轻母亲的掌上明珠，从死神的怀抱里接了回来。

2 大海的女儿

黄海的海岸蜿蜒曲折，海面岛屿环绕，波光闪闪，白帆点点，构成一幅幅壮美的画卷。芝罘岛地居险要，口狭水深，是理想的屯港。天津的水师学堂，在八国联军攻陷京津时被毁了，为了继续培养海军人才，恢复水师。1903年，婉莹的父亲调任海军练营营长，同时筹建水师学堂，全家从上海迁到了烟台，住在市内的海军采办厅，所长叶茂蕃先生让出一间北屋给谢葆璋一家居住。南屋是一排三间的客厅，作为谢葆璋的办公室和客厅。客厅里挂着一幅长联：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由于办公室和宿舍在一起，父亲到南屋去办公，婉莹也跟着过来了。父亲为了安静地工作，就劝她说：

“你也学着认认字好不好？你看墙上那幅对联上的山、竹、三、五、八、九这几个字不都很容易认的吗？”

婉莹顺从地从爹爹手里接过一支笔，一张纸，坐在父亲身旁。就这样她把对联上的二十二个字，全都会认会写了。这幅长联，就成了她开始认字的第一篇课文。

为了直接考核练勇们的训练情况，谢葆璋一家就搬到烟台东山北坡上的一所海军医院去寄居。这所医院是在陡坡上坐南朝北盖的。它的东厢房是病房，西厢房是诊室，三间正房，比较阴冷，

暂时空着。由于烟台水师学堂开始招生，工作相对忙起来了，谢葆璋就把远在福建的大舅子杨子敬先生请来，帮助做文书工作，同时也把家眷带来了。谢杨两家就住在医院的三间正房里。

医院的门房里，住着一位修理枪支的师傅，婉莹经常跑到他那里去，炭炉里的炭火烧得正旺，婉莹蹲在炭炉旁边。她环顾这间小屋子，发现墙上挂的，壁上靠着的是枪支。她平日看到练勇们都是一人一杆枪，她感到有点奇怪。就问师傅说：“你有这么多枪？”

师傅停下手里的活儿答道：

“这些枪有毛病了，不能放了，我给它修理修理。”

婉莹看着他手里卸下来的零件，一件件地擦试，一个个地装上去，听他说道：

“这就修理好了，又可以送回去用了。”

婉莹很佩服师傅的本领，若有所思地说：

“啊！我知道了，你这里是枪的医院吧？枪有病了，就到你这里来治病，是不是呢？”

说得师傅哈哈大笑起来。

西厢房的诊室，住的是一位姓李的老大夫，因为病人不多，婉莹也成了受优待的客人。特别是厢房后面的大院子，里面种着许多果树，遍地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烟台气候温暖，日照期长，花期也很长，那红的花，黄的花，多么吸引人啊。院子里还养了好几箱蜜蜂，它们嗡嗡地叫着，婉莹伸出小手摘花，往往被蜜蜂蜇了，她就又哭又喊地跑了出来，李大夫这时就哄她说：

“不要紧的，不要紧的，别哭，上点药就好了。”

说着他就轻轻给婉莹上药。药上了后，痛也减轻了，婉莹镇静下来。李大夫语重心长地告诫她说：

“花是蜜蜂的粮食，好孩子是不抢人的粮食的。”

李大夫的这句颇有哲理意味的话，深深地烙在婉莹小小的心田上。

母亲杨福慈，世代是清朝的学官。一心要把这书香门第一代一代传下去。婉莹刚刚四岁，母亲就开始教她认字。

婉莹开始认字片时，感到新鲜，很快就学会了。但是时间一长，就感到在家里认字片，太单调了，不如外面好玩，她总想往外跑。母亲认为女孩子不能让她跑野了，总是想方设法哄她，她也不听，母亲无奈，只好把门拴上了，不让她出去，她却挣扎着要跑出去。母亲竭力劝阻说：

“爹爹就在外面，你出去，他就打你。”

这时，父亲不得不来支持一下母亲，用马鞭子敲着堂屋的桌子，敲得嘭嘭直响。可是，从未打到过她头上的马鞭子，没有把她爱跑的癖好吓唬回去。

母亲总是埋怨父亲把女儿惯坏了。因为不仅婉莹自己往外跑，而且父亲一下班，总要带她出去，山上山下地跑。直到薄暮，父女俩才回来。婉莹仍不疲倦，还连蹦带跳地从屋外跑进屋去，用甜柔而清脆的声音喊着：

“翁妈，我回来了。”

这时母亲心里高兴，可是看她满脸通红，气喘吁吁的样子，总是笑骂着说：

“看你的脸都晒‘熟’了！一个女孩子这么野，大了怎么办？”

婉莹一边擦着脸，一边憨笑着，她不知道‘野’有什么不好，更不知道大了该怎么办？她还没有想过。可是随后进来的父亲就笑着回答道：

“你的孩子，大了还会野吗？”

经父亲这么一说，母亲只好无可奈何地笑笑，而父亲的脸上，

却堆着得意的、胜利的笑容。

座落在烟台市区的福建会馆落成了，这对旅居烟台的福建人来说，确是一件不寻常的大喜事。这座由福建船商集资建造的会馆。1884年开始兴建，由福建的工匠根据南方古建筑的风格精心设计，所用的砖瓦木石，全由福建从海上运来。盘龙石柱，彩绘梁栋，石狮石鼓以至普通方石，无一不是在福建泉州一带精选良工巧匠，预先雕琢，彩绘完毕后，运抵烟台。然后按照蓝图，装配起来，历时二十二年才告竣工。为了庆祝会馆落成，宴请当地官绅，唱戏三天，谢葆璋是被邀请的主宾之一。谢葆璋带着婉莹来到会馆的山门前，婉莹被那金碧辉煌的宏伟建筑惊呆了，那巨大的红漆大柱子，那雕饰精美的斗拱，翠蓝色的琉璃瓦，那许许多多的花卉、走兽，仕女的彩画，真是雄伟多姿。

婉莹第一次进入这样的艺术宫殿，她处处都感到新鲜。她用小手抚摸山门柱础上的盘龙，唯恐那状欲游腾的蛟龙游走了。她踮起脚尖，可是仍然够不着玲珑俏巧的石狮张开的大嘴，至于悬在梁柱下的花篮和垂莲珠，更是可望而不可及了。她的目光转到梁柱上雕刻的许多人物，爹爹告诉她：“那是八仙过海，这是刘海戏金蟾，那边是赵子龙救阿斗。”

父亲带着婉莹往里走，只见那博敞弘丽的大殿，两旁的柱子上挂着一副对联，可惜她只认得“海市仙山”几个字，进入大殿，只见圣母殿上，金瓜，钺斧，幔帷低垂，香烟缭绕。她没有什么兴趣，就拉着爹爹往外走。父女俩来到北面的戏台前，台上锣鼓喧天，戏里唱的是什么意思，她并不懂，但是那色彩鲜丽的服装，那带着长长羽毛的冠冕，她都很喜欢。父亲哪里想到，这戏台前度过的短暂时光，竟使婉莹深深地爱上了京剧这个中华民族传统的艺术。

烟台濒海的东山，是北洋水师的要塞，林木稀疏，杂草丛生，北坡上有一座旗台，白天，水师学堂的学员们在这里练习旗语。

旗台成了婉莹向往的地方。

傍晚，夕阳的余晖，把海面点染得霞光闪烁，转瞬间，海风起了，海涛澎湃着，拍击着岸旁的礁石，激起了丈余的浪花。晚饭后，父亲悄悄地走了，没有带婉莹，过了一阵，婉莹发觉父亲不在家里，她走到门外，远远望见旗台上的一点光亮，断定父亲在旗台上，她谁也没有告诉，就自己上山去找父亲。

人烟稀少的东山，日落以后，成了昼伏夜出的狼的活动场所，婉莹朝山上走了不远，有一只狼就跟在她的身后，她只一心想快点找到父亲，一股劲地拉长嗓子呼唤着“爹——爹——”。

旗台上的父亲听到她的声音，就赶紧下山来接女儿，为了给她壮胆，也大声地喊着：

“莹官——”

他们就这样，在一星灯火里，父女俩在山上山下彼此唤着，亲切的呼声在沉黑的山上，在辽阔的海面飘荡着……

父亲走近后，突然发现婉莹身后跟着一只狼，这位英勇的军人，眼看心爱的女儿，正处在恶狼的威胁之下，他的心仿佛被刺了一样，为了保护女儿，他急速地往前跑。好在听到女儿呼唤时，急促下山，手里还拿着一块旗台上记事的石板，他机警地举起石板，狠狠地朝狼砸去，狼被吓跑了。

父亲奔过去，抱起婉莹，连连地说：

“别怕，别怕，狼打跑了。”

婉莹双臂搂着父亲的脖子，说：“我不害怕，我不知道后面有狼跟着呢！”

父亲带着婉莹沿着小径，爬上了北坡，父女俩站在旗台上，头